

斗室文稿

大梁劉季高著

斗室文稿

大梁劉季高著

越子殺其大夫文種

創業之君。可與共患難。不可與共安樂。自勾踐始作俑。後幾成定例。漢高忍矣。明祖尤甚。謀臣武夫。芟夷略盡。爪牙既除。長城坐壞。寇讎卒發。輒致倉皇。故高祖有白登之困。返沛而歌大風。悔心萌矣。因宿將多死。故文景兩代。武功均不振。使無武帝之繼踵。漢之爲漢。未可知也。明則靖難兵起。南方幾無一將可用。時蒙古雖出塞。其餘孽尙存。未可輕侮。使非成祖代立。累次親征。式遏寇虐。以建文之弱。朝廷無人。元代之死灰。未必不能復燃也。漢光武宋藝祖皆保全功臣。然未能得其用。惟唐太宗不殺功臣。且推心委任。使文盡其才。武竭其力。故唐初百年之間。其國勢之隆盛。乃莫與京焉。

公儀子相魯

古者祿以代耕。士君子才德出衆。不忍獨善其身。必欲兼善天下。故服官政。食祿而無愧。祿既代耕。則織亦在其中。若既食祿。復事耕織。雖曰以勞力致生產。而農夫之所穫。女工之所成。將因之失一主顧。而抑其值。侵蝕民生。以自豐殖。非服官之道。故公儀子不爲。

趙韓魏滅智伯

兩雄不並立之定理。人莫不知之。知之而多昧之。甘心爲強者羽翼。以翦滅弱小。而終自及者。蔽於目前之利也。常人之情。畏難苟安。怕強欺弱。怕強故附勢。欺弱恆下石。苟安求自保。畏難思坐獲。狡者知其然也。輒啖以大利。其啖之者。則荀息所謂寄諸外府者也。迨彼欲得逞。且將囊括汝所固有者以去。昏亡則齒寒。必然之勢也。韓魏之君。天賦明決。故一說卽悟。宜得廁身七雄之列。今日處國於韓魏之地者。可以觀矣。

吳起

起殺妻求將。其不仁無可諱言。其治軍理國。則皆可爲後世法。兵法一曰道。道者。令民與上同意。起爲將。與士卒同甘苦。至爲吮疽。士卒皆樂爲致死。故戰必勝。攻必取。所居之國。敵人不敢謀。可謂得其道矣。爲政莫尙乎綜核名實。起之相楚也。捐不急之官。以養戰士。要在疆兵。破遊說之言。夫不務虛名。而事實用。可謂能綜核矣。商君治國過起。戰勝攻取則不及。武安君戰勝攻取過起。治國則未聞。起擅商君之嚴刻。與武安之果敢。故以治國則強。攻敵則克。文武兼資。出入將相。誠霸王之佐也。惜乎魯不能用。魏未大用。楚不終用。使遇大有爲之君。起所成就。當不止此。語曰。得人者昌。失人者亡。六國不能用吳起。秦能用衛鞅。一興一亡。自此而判。有國家者。可不以求賢爲急務哉。

商 君

衡鞅變法。雖經緯萬端。一民於農戰而已。其令民爲什伍者。組織爲施政之本也。重告姦之賞罰者。必法之行也。二男必分異者。防坐食以害農也。私門被刑者。搏民之力於戰也。事末利舉以爲收斂者。消滅寄生分子也。宗室必論軍功者。所以一賞於戰也。舉秦國之民。組爲一軍。居則務農。行則作戰。屏絕坐食。掃除寄生。雖今日獨裁國家所行之總動員制。亦不過此。秦雖舊邦。其政維新。敵兵越河山而東。韓魏遂不能抗。秦之本質既變。而山東諸國。內則公族冒濫榮寵。小民競作末技。外則爭尺寸之利。以遞相罷弱。秦人投間抵隙。近攻則遠交。遠攻則近交。凡百四十年。混一中國。經長期之戰爭。而精餽無虞。兵源不竭者。商君立法所致也。孔子有大同之思。孟軻發定一之論。皆以道不行。而徒託空言。商君乃以法術奠華夏一統之基。雖王霸異途。其功固不可沒。奈何身遭車裂之禍。復不見諒於後世。怨毒之於人甚矣。豈不信哉。

子思言苟變於衛侯

衰亂之君。輒安常蹈故。徇細行。拘小節。其用人也。必考履歷。究資格。不合其程式者。雖有安邦之才。定國之策。莫能邀其一顧。所用惟庸庸碌碌肉食者流。此輩固循資歷年而進者也。夫奇才異能之士。多出草莽。跡弛不羈。是其本色。繩以常規。恆無可取。既見絀於此。必求申於彼。其上焉者。則求賢主興義兵。誅以昏亂。伊尹太公是也。使非五就而不用。何至佐湯以伐夏。使非八十而見遺。何至歸周以誅殷。南巢之放。鹿臺之焚。桀紂自取之。伊呂何與焉。其下焉者。不北走胡則南走越。張吳二生投兀吳。劉整降蒙古是也。雖其人皆不明春秋之義。得罪於民族。而當代之君。亦未能辭其咎。書曰。知人則哲。能官人。舜實鰥民。而堯相之。禹爲鯀後。而舜舉之。此用人之通軌。破格之成規。後之爲國者。類不知法。往往蹈衰亂之踪。履危亡之地而不悔者。其故何歟。

齊伐魏以救韓

羣雄竝立。互相窺伺。一切舉措。只計利害。不論是非。機宜稍乖。禍殃立至。要在審己量彼。毋先事。毋後時。靜以待變。動期有功。大昏亡則齒寒。與國被兵。在所必救。所難者。早救與晚救耳。早救有代人受兵之危。晚救有折而入敵之慮。假設與國之土地廣。士民衆。倉廩實。府庫充。武備修。甲兵練。雖敗而不至於亡。而已力足以乘敵之敝者。則晚救之。晚救之。則國可重。利可得。名可尊。若齊之救韓。必待五敗之餘。美助協約。必待三年之後。雖時限古今。其揆則一。若與國小弱。敵人大疆。其勢懸殊。如礮投卵。一旦有變。而已力不足以制敵者。則早救之。不早救。則與國覆滅。禍且及己。英法之於捷波。此前車也。今法已力屈。英復瀕危。而美俄之勢正同過去之英法。美雖云竭力助英。而標榜不參戰。以勁德之氣。俄人方且沾沾於目前之利。有下石之心。而不知英如顛覆。則以希氏之梟雄。擅全歐之資。休息三年。而後復戰。美固不免。俄豈能逃。

昔秦攻五國。而齊不救。五國既亡。齊亦隨之。豈天將逞日爾曼人之欲乎。何今日形勢之相似也。

蘇秦

自衛鞅相秦。迄蘇秦合縱。三十年間。天下形勢。爲之再變。其初爲諸侯患者。不在秦而在魏。魏都安邑。據嶺阨之固。席文侯之成業。有吳起之遺規。大於三晉。莫能與爭。數敗齊楚韓趙之兵。攻戰幾無寧歲。精銳外竭。老弱內疲。以隙授敵。齊乘之於東。已致竭蹶。秦再乘之於西。竟告不支。東徙大梁。從此不振。秦遂代興。取魏河西。拔韓宜陽。東向以爭。天下形勢。爲之一變。時魏師新敗。韓趙數被魏患。瘡痍未復。齊號爲怯。楚復老大。燕固弱國。不足道。秦之兵鋒。雖才及於韓魏。而山東諸國。已有岌岌之勢。縱橫之說。乃應時而作。洛陽少年蘇秦。以傑出之才。操捭闔之術。身披貂裘。腰纏黃金。西入咸陽。以連橫說秦。不用。憤而東歸。從事合縱。搖三寸之舌。爲山東之君。數陳利害。別陰陽。分黑白。使聽者自然入彀。卒定縱約。合六爲一。天下形勢。爲之再變。夫以一布衣。抵掌而握天下之權。誠亘古所未有。雖由彼揣摩精熟。抵巇得中。亦當時之形

勢。山東諸國。欲謀自保。惟有合縱以擯秦也。雖諸侯之不可一。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。而季子之爲縱。亦非真有匡濟天下之心。特借以快恩仇矜名譽耳。及季子之身。已不能維持縱約於不墜。然山東諸國。既不能變法以抗農戰之秦。則無異於驅羣羊當猛虎。不格甚明。而猶得延命百年之久者。合縱之說。與有力焉。首倡之功。當推季子。代厲陳軫。則繼武者也。

趙武靈王

君者所以利民也。法者利民之具也。法不能利民。則失其爲具之意。爲之君者。必舉而變易之。法在必變。而君不能變。則失其所以爲君。聖王必起而放逐之。君既不君。而下莫能代興。則外寇猝至。宗社必傾矣。蓋一法之立。皆相當時之形勢。以利於民。形勢者。隨時而轉移。故法久則弊生。非法之不善。時之不同也。變法者必有決心。必能獨斷。必須知人。於所變之法。必確實了解之。於反對之人。必立即排除之。而後克底於成。蓋已敝之法。必有獨蒙其利者。及乖僻之士。好以古非今者。其於變法。反對必烈。不立即排除之。法不得變矣。變法所以利民。如不能確知其有利於民。而貿然行之。轉爲民害。則大亂之源也。語云。有治人。無治法。法必待人而行。苟無知人之明。雖有良法。託付非人。其利未覩。其害已著矣。記曰。明者見未萌。愚者覩已著。詩云。如彼樂室於道謀。是用不潰於成。秉國鈞者。當籌畫全局。權衡利害。除舊布新之際。莫貴乎

獨斷。此易之所謂乾道也。君道也。達此而濟。莫或有也。決心者。萬事之基也。二三其德者。萬事之賊也。古今之變法者多矣。其成其敗。莫不視此以爲準。有決心。能獨斷。善於知人。於所變之法。確實了解之。於反對之人。立即排除之。故衛鞅趙武靈之變法。雖規模大小有別。其成功則一。不能知人善任。於所變之法。不能確實了解之。故王莽王介甫之變法。雖規模大小有別。其失敗則一。無獨斷之人。於反對者不能排除之。故法蘭西空軍與機械部隊之革新。終不獲實現。而致敗績。夫處戰國之世。當強敵憑陵之秋。既與有積世之讎。我不虞於彼。彼將生心於我。我不先發制人。則後發將受制於人。是必苦心焦思。以求自保之方。欲求自保之方。莫善於視敵之所長。我之所短。然後取彼之長。補我所短。則彼短而我長。不待兩軍相交。而勝負之形已先定矣。然此非有獨斷之權者不能爲。觀於趙武靈之所以成功。卽可以知法蘭西之所以失敗矣。

老 佛

中夏之大害有二。曰老與佛。老自內生。佛由外染。而皆曾陷中夏於死地。西晉之亡。老爲之。宋明之亡。儒其表而佛其裏之道學爲之。幸而中夏之源遠流長。其傳統之精神。不易磨滅。故再蹶而再振。使他族當之。早已一仆不起矣。中夏之傳統精神曰任。何謂任。曰先知覺後知。先覺覺後覺。故作之君。作之師。非以君師之尊榮而作之。盡其先知先覺之任也。蓋常人智之所及。不過目前。力之所庇。不過妻子。而聖賢豪傑之士。智足以周六合。力足以庇天下。故常人必待聖賢豪傑之覆被。而後得遂其生。覆被常人。使得遂其生。卽聖賢豪傑之任。故舜禹受禪而不讓。湯武征誅而不辭。伊尹五就而不煩。仲尼周流而不厭。皆以任之所在而爲之。行其所不得不行也。斯道也。爲中夏立國之大本。自炎黃以來。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盛衰。迄乎漢魏之際。亘四千六百年之久。我中夏屹立於天地之間。以生以殖。未嘗受戎狄之困。

緣皆以歷代之聖賢豪傑。不放棄其本分之任。繼續爲凡民努力故也。迄晉室代興。向以崇尚虛無。不爲人所重視之老學。經一二輕薄子之煽揚。一時才智之士。具有聖賢豪傑之資者。趨之若鶩。手執麈尾。口肆玄談。忘懷其本分之任。置國計民生於度外。北方之犬羊餘孽。乃得乘機竊發。馴致函夏丘墟。伊洛榛蕪。經三百年之顛沛流離。而後其蘇。老氏之禍中夏至矣。而佛更過之。佛本西方胡教。自古九州之中。未嘗有此。誇誕大言。不本人情。肆其邪僞。以寂滅爲宗。後漢以降。始傳中夏。愚昧之人。雖多眩惑。而俊傑不與。故害未大著。逮趙宋之興。周程朱陸之徒。竊其緒餘。以爲心得。被服儒冠。而談佛理。當中原陸沈。生靈塗炭之際。網羅天下之才智。具有聖賢豪傑之資者。閉戶讀書。作其窮理盡性之功夫。間有天縱之士。力足以旋乾轉坤。拯斯民於水火者。亦以夙猷若輩之議論。不敢放逐當代昏聩之君。而輾轉死於奴僕之手。遂致北狄之鐵騎。縱橫神州。而中夏之統緒。瀕乎斷絕。受二百年之荼毒。以明初諸英豪之努力。始獲掃蕩腥腥。還我禹域。乃程朱之毒焰未熄。陸王之妖氛復作。率天下才智之士。具有聖賢豪傑

之資者。瞑目危坐。以求其所謂良知良能。任聽天下之重任。寄於昏君及奴僕小人之手。而不
過問。馴致災禍浸淫。魚爛以亡。外夷乘之。神州再辱。又歷三百年而後光復。佛之毒害中夏。至
身盡矣。蔑以加矣。夫前事不忘。後事之師。殷鑒不遠。在夏后之世。欲我中夏享國億萬斯年。永
永無極。必去此二害而後可。

斗室詩稿

一六

秋夜有懷 二十四年

一雨添秋氣滿庭蟲語清難堪是獨醒牢落自平生
短几陰符在中原兵象成寒燈電似水遠夢石頭城

寄人 二十四年

秋老嚴兵氣人窮發憤心世情枯涕淚方昭葬胸襟
裨闔才難繼嘯吹德已深眼前兒女長同感歲華侵